

張德芳 主編

甘肅省第二屆簡牘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張德芳 主編

甘肅省第二屆簡牘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甘肅省第二屆簡牘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張德芳主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5325-6633-4

I. ①甘… II. ①張… III. ①簡(考古)—國際學術會議—文集 IV. ①K877.54-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2)第 203060 號

責任編輯: 徐 衍

特約編輯: 呂曉閩

封面設計: 黃 琛

技術編輯: 富 強

甘肅省第二屆簡牘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張德芳 主編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郵政編碼200020)

(1)網址: www.guji.com.cn

(2)E-mail: guji1@guji.com.cn

(3)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787×1092 1/16 印張 44 插頁 8 字數 906,000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300

ISBN 978-7-5325-6633-4

K · 1635 定價: 198.00 元

如發現印製質量問題,請向印刷廠調換

中國敦煌石窟保護研究基金會資助

甘肃省第二届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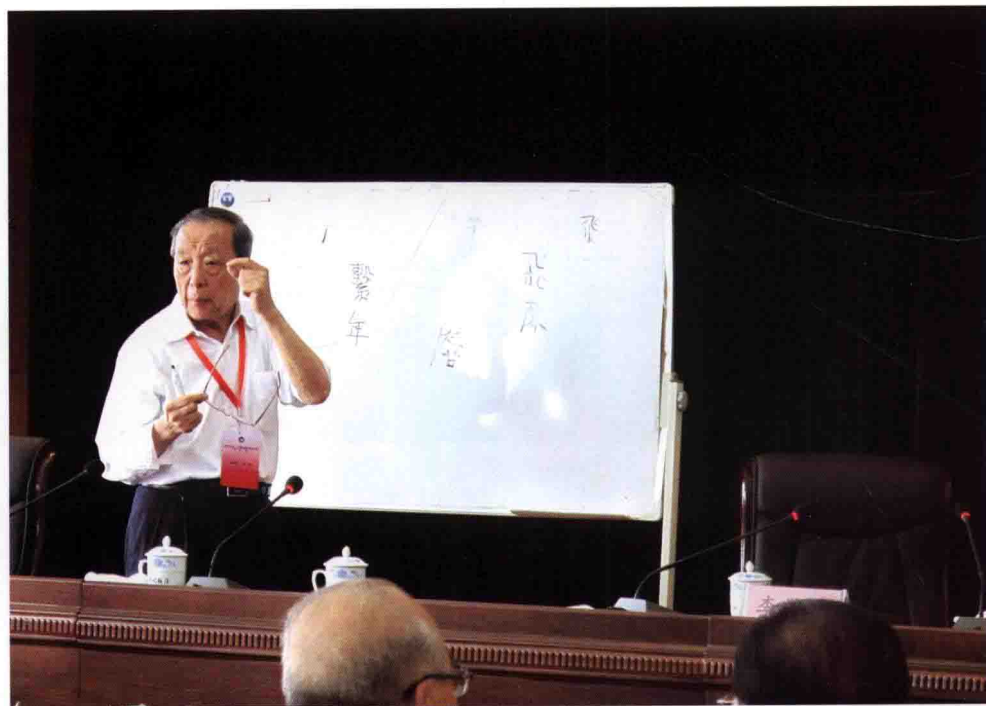
术研讨会合影留念

2011.8.25 兰州





會議開幕式



李學勤先生演講



小組會場



會議閉幕式

前 言

1991年8月，蘭州召開了第一屆簡牘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名流雲集，盛況空前。會後的20年裏，楚簡、秦簡、漢簡、吳簡、晉簡以及其他時代和非漢語文字的簡牘帛書雨後春筍般出土，帶來了簡牘學和出土文獻整理研究的新時代。八方學者欣逢其時，可謂有史以來千年不遇。

富有紀念意義的是，20年後的今天，2011年8月，我們又在同一時間和同一地點，召開了第二屆簡牘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雖說人事滄桑，可也薪火相傳。特點是名家倍出，新秀如林。

現在奉獻給讀者的這部論文集，就是這次會議的結晶。它涉及簡帛及出土文獻整理、研究、保護與相關文獻內容的各個方面。內容豐富，學術水準高，大多是近些年簡帛學研究的前沿問題。

這次會議的主辦單位是甘肅省文物局，承辦單位是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中心、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西北師範大學文史學院，協辦單位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長沙簡牘博物館、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等。感謝上述單位領導的重視和支持，使得這次會議順利召開。

會議論文集的出版，得到中國敦煌石窟保護研究基金會的資助。

上海古籍出版社六編室主任童力軍和相關編輯為論文集的出版付出了辛勤勞動，謹此致謝。

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中心 主 任 張德芳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副所長

目 錄

清華簡關於秦人始源的重要發現	李學勤	(1)
敦煌懸泉《失亡傳信冊》的構成	邢義田	(5)
再釋“秦胡”		
——兼與胡小鵬諸先生商榷	初昉 師賓	(17)
秦漢簡牘《行書律》及里程簡所反映的地域統治	[韓] 金慶浩	(29)
漢代檄的傳達方法及其功能	[日] 藤田勝久	(45)
日本居延漢簡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以古文書學的研究為中心	[日] 初山明	(67)
“降奴”與“恭奴”		
——略論新莽時期匈奴稱謂的變化	宋 超	(75)
漢代烽火制度再考	安忠義	(87)
考古新發現所見康居與粟特	畢 波	(99)
漢代時制初探		
——以懸泉置出土時稱木牘為中心的考察	呂世浩	(111)
居延里程簡所記高平媼園間綫路的考古學論證	劉再聰	(119)
秦漢的傳信		
——兼論傳的演變	高 榮	(129)
漢魏河西飲食三題		
——以河西漢簡飲食資料為主	高啟安	(141)
敦煌一棵樹烽隧新獲漢簡初識	李正宇	(157)
居延漢簡冊書復原方法述論	沈 剛	(163)

懸泉漢簡廐嗇夫廐佐人名綜述	張俊民	(175)
懸泉漢簡“戶籍民”探析		
——兼論西域諸國之人的戶籍問題	袁延勝	(201)
居延新簡《厭魅書》考析	宋艷萍	(215)
陳直先生《居延漢簡研究·名籍制度》補論	王文濤	(223)
敦煌漢簡《侯普致左子淵書》校讀	鄔文玲	(229)
讀敦煌漢簡《兒尚與楊掾書》	楊 芬	(239)
簡牘所見漢代私人書信致送信息試探		
——以天長紀莊漢墓書信木牘為中心	莊小霞	(249)
漢代國家對戍邊士卒的衣裝管理考論	趙蘭香	(257)
《甘露二年丞相御史書冊》考釋補議	趙寵亮	(265)
居延新簡所涉漢律分類	楊 眉	(275)
西北漢簡所見“偃檢”蠹測	肖從禮	(289)
漢代河西酒價略考	張 東	(295)
河西衣物疏叢考		
——敦煌墓葬文獻研究系列之三	吳浩軍	(301)
也談張家山漢簡中的“偏捕”、“偏告”	單育辰	(331)
《二年律令·爵律》所見“不當拜爵者”新釋		
——關於“賜滿”的思考	李 斯	(335)
略論漢代的“文學卒史”		
——以對尹灣漢簡的考察為中心	李迎春	(341)
一起人為製造的“牛李黨爭”		
——從簡牘論著中的一例引文錯誤說起	張存良	(353)
考古學視野下的簡紙并用時代		
——兼談古紙的起源與使用	王元林	(359)
“閭左”新證		
——以秦漢基層社會結構為中心	臧知非	(375)
告地書中“五大夫”“關內侯寡”身份論考	賈麗英	(389)
《老子》經典化過程(二)		
——以黃帝言論為中心	[日] 谷中信一	(403)

《簡牘名蹟選 2》所刊“走馬樓前漢簡”釋文校訂	胡平生	(415)
讀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偶識	李均明	(421)
秦漢農業生產中的信仰習俗	汪桂海	(427)
中國西北地區出土《論語》木簡一考	[韓] 尹在碩	(447)
漢代徐州刺史部一帶喪葬簡牘類型分析	陳巧萱	(455)
尹灣漢墓簡牘八號木牘正、反排序商榷	高震寰	(487)
試說睡虎地秦簡中的“外妻”	朱紅林	(493)
放馬灘、睡虎地、孔家坡三種《日書》之比較	晏昌貴	(503)
出土擇吉文獻《日書》的科技史料價值		
——以天水放馬灘乙種《日書》為例	李忠林	(513)
嶽麓書院藏秦簡《質日》札記三則	于振波	(521)
江陵鳳凰山 168 號漢墓遣冊校釋	田 河	(527)
浙大楚簡《日書》	曹錦炎	(539)
戰國秦漢出土文獻“尿”字通考	郭靜云	(551)
東牌樓漢簡《侈與督郵書》補釋	劉樂賢	(561)
清華簡《金縢》初研	李 銳	(567)
嶽麓秦簡《占夢書》校讀拾補	凡國棟	(581)
讀睡虎地秦簡札記十則	方 勇	(587)
秦簡文字札記兩則	湯志彪	(593)
香港中文大學藏三枚戰國簡的歸屬	李松儒	(599)
嶽麓秦簡《占夢書》零拾之二	魯家亮	(603)
讀馬王堆漢墓帛書《脈法》小札		
——兼論張家山漢簡《脈書》的一處釋文	[日] 廣瀨薰雄	(607)
霸伯孟銘文考釋	黃錦前 張新俊	(611)
釋信陽楚簡中的“韋(違)上”	張新俊	(621)
簡帛文字考釋札記(三續)	施謝捷	(627)
論清華簡《程寤》周文王“受商命”思想	馬智全	(631)
甘肅出土先秦兩漢青銅器銘文概述	秦鳳鶴	(639)
釋輶	羅小華	(653)
戰國楚地出土包山 M2 楚墓出土文書簡署名分類及戰國簡牘書署制度的探討	張嘯東	(659)

甘肅出土漢簡在歷史文化中的價值	郝樹聲	(679)
甘肅省第二屆簡牘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綜述	馬智全 肖從禮	(683)
甘肅省第二屆簡牘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代表名單		(693)

清華簡關於秦人始源的重要發現

李學勤

(清華大學)

二〇〇八年七月入藏清華大學的戰國竹簡，性質主要是經、史一類書籍。其中有一種保存良好的史書，暫題為《繫年》，一共有一百三十八支簡，分成二十三章，記述了從周武王伐紂一直到戰國前期的史事，將作為竹簡的整理報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的第二輯發表。作者在整理過程中發現，《繫年》有許多可以補充或者修正傳世史籍的地方，有時確應稱為填補歷史的空白，關於秦人始源的記載，就是其中之一。

大家都知道，西周覆亡，周室東遷以後，秦人雄起西方，先是稱霸西戎，隨之逐步東進，終於兼併列國，建立秦朝，成就統一大業。秦朝存在的時間雖然短促，對後世的影響卻相當深遠。特別是秦人的文化，有其獨具的特點，伴隨著秦人的擴張發展，廣被於全國各地。研究中國的傳統文化，在很多方面不能不追溯到秦人，而秦人是從哪裏來的，其文化有怎樣的歷史背景，歷來有種種看法，是學術界爭論已久的問題。

關於這一問題，長期以來的主流意見，是秦人出自西方。司馬遷在《史記·秦本紀》及《趙世家》中，曾經詳述秦的先世，講到商朝晚期有戎胥軒，娶酈山之女，生中謫，“在西戎，保西垂”，看來秦人當時已在西方，並且與戎人有密切關係。蒙文通先生的《周秦少數民族研究》便據此認為“秦為戎族”。

然而也有一些學者持不同意見，比如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主張“秦之先世本在東方，為殷諸侯，及中謫始西遷”。這是由於《秦本紀》提到：“秦之先為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有徐氏、郟氏、黃氏、終黎氏、運奄氏、菟裘氏、將梁氏、黃氏、江氏、脩魚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這些國族，凡可考定的都在東方。近年這種東方說的代表作，是林劍鳴先生的《秦史稿》一書。出版於1981年的這本書，以為中謫只是“曾率一部分秦人替殷商奴隸主保衛西方的邊垂”，不能說明秦人即是戎族。

中謫的兒子是飛(或作蜚)廉，飛廉的兒子是惡來，父子三代都是商朝末年的著名人物。《秦本紀》說：“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他們助紂為虐，史有明文，但他們

給秦人帶來怎樣的命運，卻沒有文獻記載。

清華簡《繫年》的第三章，具體回答了這方面的疑問。簡文敘述了周武王死後發現三監之亂，周成王伐商邑平叛：

飛(廉)東逃于商盍(蓋)氏。成王伐商盍(蓋)，殺飛(廉)，西遷商盍(蓋)之民於邾，以禦奴之戎，是秦先人。

“飛”就是飛廉，“曆”字从“甘”聲，“廉”字从“兼”聲，古音相近通假。“商盍氏”即《墨子·耕柱篇》、《韓非子·說林上》的“商蓋”，也便是稱作“商奄”的奄。關於飛廉、惡來，《秦本紀》云：“周武王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蜚廉爲紂石(使)北方，……死，遂葬于霍太山。”這和《繫年》所記不同。

《繫年》的記載，可以參看《孟子·滕文公下》：“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和《繫年》一樣，是說飛廉最後死在東方。

飛廉參與三監之亂，失敗後東逃到奄。奄也即是《秦本紀》講的運奄氏，屬於嬴姓，飛廉向那裏投靠，正是由於同一族姓。當時今山東到蘇北的嬴姓國族都是反周的，《逸周書·作雒篇》說：“周公立，相天子，三叔(管叔、蔡叔、霍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嬴)以畔(叛)。……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政(征)殷，殷大震潰。……凡所征熊盈(嬴)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這充分講明了嬴姓國族在這場戰亂中的地位。

奄是東方大國，是商王朝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根據古本《竹書紀年》，商王獻庚、陽甲都曾建都於奄，然後盤庚才遷到今河南安陽的殷。奄之所以稱爲“商奄”，大概就是由於這個緣故。據《左傳》，周初封魯，“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杜預注：“商奄，國名也。少皞之虛，曲阜也。”傳統上認爲奄國即在今山東曲阜。不過奄的國境範圍肯定要大得多，有學者主張奄相當周朝的魯國，同奄一起反周的蒲姑相當周朝的齊國，可能是差不多的。

由《繫年》簡文知道，商朝覆滅之後，飛廉由商都向東，逃奔商奄。奄國等嬴姓東方國族的反周，飛廉肯定起了促動的作用。亂事失敗以後，周朝將周公長子伯禽封到原來奄國的地方，建立魯國，統治“商奄之民”，同時據《尚書序》講，把奄君遷往蒲姑，估計是看管起來。但在《繫年》發現以前，沒有人曉得，還有“商奄之民”被周人強迫西遷，而這些“商奄之民”正是秦的先人，這真是令人驚異的事。

秦國先人“商奄之民”在周成王時西遷，性質用後世的話說便是謫戍。其所以把他們遣送到西方，無疑也和飛廉一家有關，因爲飛廉的父親中譏正有爲商朝“在西戎，保西垂”的經歷，並且與戎人有一定的姻親關係。中譏、飛廉一家，本來也是自東方出身的。周朝命令“商奄之民”遠赴西方禦戎，完全不是偶然的決定。

認識到秦的先人是原在東方的商奄之民，以前與秦人始源相關的一系列問題都得到解

釋,例如:

在文獻方面,《史記·封禪書》載:“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爲主少皞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其牲騊駼、黃牛、羝羊各一云。”秦襄公爲什麼自稱主少皞之神,是由於少皞嬴姓,《說文》:“嬴,帝少皞氏之姓也。”《左傳》講得很清楚,封魯的奄國之地又稱做“少皞之虛”,秦襄公只是沒有忘記國族的來源而已。

在金文方面,西周中期的詢簋和師酉簋都提到“秦夷”,還有“戍秦人”,來自東方的商奄之民後裔自可稱“夷”,其作爲戍邊之人又可稱“戍秦人”。

在簡帛方面,馬王堆漢墓帛書《戰國縱橫家書》的“蘇秦謂燕王章”云:“自復而足,楚將又出沮漳,秦將不出商閼(奄),齊不出呂隧,燕將不出屋注。”所說是指各國的始出居地。秦出自商奄,正與《繫年》所記吻合。這幾句話後世的人們不懂,所以傳世本《戰國策》把“商奄”等都錯誤地改掉了。

《繫年》的記載還有一點十分重要,就是明確指出周成王把商奄之民西遷到“邾”這個地點,這也就是秦人最早居住的地方。“虐”在戰國楚文字中常通讀爲“吾”,因此“邾”即是《尚書·禹貢》雍州的“朱圉”,《漢書·地理志》天水郡冀縣的“朱圉”,在冀縣南梧中聚,可確定在今甘肅甘谷縣西南。

西周初秦人的最早居地在這樣的地方,由近年考古工作看,是非常合理的。甘谷西南,即今禮縣西北,正爲早期秦文化可能的發源地。2004年以來,早期秦文化聯合考古隊在禮縣一帶西漢水上游進行了遺址普查。2005年—2006年,又做了有針對性的調查,確認或發現了西山、大堡子山和西山坪三座周代城址,見該隊《甘肅禮縣三座周代城址調查報告》(《古代文明》第7卷)。其中西山的時代相對較早,從遺址來說,其秦文化出現的時間約爲西周中期,城的使用年代則在西周東周之際。2005年以來,在西山的發掘成果豐富,見《中國文物報》2008年4月4日所刊《甘肅禮縣西山遺址發掘取得重要收穫》一文。

西山位於禮縣縣城西側,西漢水北岸的山坡上,還不是最早的秦文化遺址。由這裏往北,沒有多遠便是“邾”的可能位置,有待勘查探檢,這爲今後的考古研究提供了珍貴的線索。

既然秦人本來是自東方遷來的商奄之民,最早的秦文化應該具有一定的東方色彩,並與商文化有較密切的關係,希望這一點今後會得到考古研究的驗證。

